

天
下
系
列

石钟山 著

——对胞胎兄弟的辛酸、坎坷
——部充满悲情色彩的人生故事

天下兄弟

Brother

TIANXIA XIONGDI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兄弟天下

Brother

石钟山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兄弟 / 石钟山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742-920-3

I. 天… II. 石…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1332号

天下兄弟

石钟山 著

责任编辑	姚雪雪 王彦山
美术编辑	赵 霞
制 作	邓佳玮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 × 960mm 1/16 印张 17.5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920-3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危险的孕妇	1
一对双胞胎	5
手心手背都是肉	10
艰难	14
帮助	19
田辽沈和杨佩佩	24
田村的成长	28
新的环境	32
艰难的成长	36
军机关	41
成长的矛盾	45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49
田村阳光灿烂的日子	57
刘栋参军	62
田村	71
田村和刘栋	80
刘草结婚	84
刘栋	89
田村	92
刘栋的阶梯	97
田村 石兰 刘栋	101
田村请战	106
拉练——歇马屯	114
田村和苏小小	125
医院	135
提干风波	146

刘草	150
刘栋的转折	158
田村和石兰	165
刘栋和石兰	169
田村和苏小小	180
刘栋和他的亲人们	187
田村相亲	196
田村的“迷失”	201
刘树的又一次牺牲	210
刘栋	214
刘栋和柳三环	218
生活像一团麻	222
山火	227
刘栋结婚	231
田村的悲情	234
母亲的心事	240
苏小小	246
迟到的苏小小	248
母亲的心愿	252
刘栋和田村	256
光明	260
真相大白	265
喊一声“妈——”	268
天下兄弟	271
尾声	273

危险的孕妇

王桂香的肚子已经有脸盆那么大了，从怀孕到现在，掐指算算，再有十天半月的就快生产了。王桂香对于生孩子已经不陌生了，八年前，她22岁，生了老大刘树，现在上小学一年级。四年前她又生了个闺女，闺女叫刘草，此时应该在院子里玩。

农村女人皮实，不把生养个孩子当回事，直到肚子疼了，才往炕上一躺，急三火四地把接生婆接到家里来。这面烧上一锅热水，呼天喊地的就等着接生了。农村女人大都在家里生孩子，去医院一是没条件，二也花不起钱。因此，农村的接生婆遍地都是，有几次生养经验的，胆子大些，心细一些的，都可以干这个营生。不计报酬，等接生的孩子满月了，孩子的爹用毛巾包裹着十几个鸡蛋送来，也算是酬谢了。农村女人生养一点也不隆重，怀就是怀了，生就是了。

王桂香虽说离预产期只剩下十天半月的了，但她并没把孩子当回事，一大早就出工锄地来了。这是生产队的地，集体劳动，挣工分。男劳动力，包括王桂香的丈夫刘二嘎都被大队集中起来大炼钢铁去了。钢已经炼了一年多了，炼钢炉建了好几座，没黑没白的，现在每家每户只有做饭的锅没被炼钢，剩下的能炼的都拿去炼钢了。炼出一坨一坨的铁疙瘩被隆重地送到公社，又送到县里，支援国家建设去了。

毛主席老人家号召，要大跃进，要自力更生，然后就有

了大炼钢铁的运动。炼来炼去的，钢没见到多少，肚子倒是吃不饱了，生产的粮食都送给国家还外债了，家家户户能有一缸粮食的，已经算是富户了。

王桂香一家早就揭不开锅了，自从怀孕后她就能吃得很，以前喝一碗粥能顶上个半天，现在一碗粥喝下还不到一个时辰，她的肚子就咕咕响个不停了。她就喃喃地冲肚子里的孩子说：你这个讨债鬼，是和妈争食呢。

八岁的刘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的胃就像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家里早就清汤寡水了，好在是夏天，地里山上生着一些野菜，挖一些，捡一些，熬成半锅绿菜汤，一家老小靠的就是这些。有时，刘二嘎在傍晚时分，偷偷地跑回来一趟，怀里揣着半个玉米饼子，掰成三块分给老婆、孩子。王桂香看着刘树和刘草狼吞虎咽的样子，眼圈就红了，悄悄地把自已那一小块饼子塞进刘树的嘴里。丈夫刘二嘎就说：桂香，你就吃一口吧，别忘了你肚子里也有一张嘴呢。王桂香就叹口气，摇摇头，理是这么个理，可是让她吃那块饼子她做不到，也不忍心。刘二嘎回来就是为了送半块玉米饼子，然后又匆匆地走了。炼钢炉前离不开人，要是没人，炉子就塌架了，那可是政治事故，没人能担得起责任。

王桂香望着丈夫匆匆离去的背影，她的心疼了一下，又疼了一下。那半块饼子是丈夫刘二嘎的口粮，口粮给了孩子，他就只能喝野菜汤了。她心疼丈夫，也心疼孩子。她经常发愁，现在家里是四张嘴，如果再生一个，就又多了一张嘴，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即将生产的王桂香愁苦得要死要活，早知道添个孩子这么难，当初还不如不怀这个孩子了。王桂香已经发肿了，腿上一按一个坑，按下去，那个坑半天平展

不起来。她知道这是饿的。她要在生产前多挣些工分，年底的时候，生产队是按照工分的多少分发口粮。她参加集体劳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地里可以找到一些野菜，收工后回到家里可以整一锅菜汤喝。她不下地劳动也闲不住，她要满世界去挖野菜，没有野菜，一家老小吃啥？

这天的下午时分，因饥饿和笨重的身子拖累，王桂香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她头晕眼花，有几次差点摔倒在田地里。有好心人就劝她回去歇一歇，都说不差这半天的工分。王桂香不是不想回去，她是担心野菜挖得还不够，所有的人都是一边锄着地，看到野菜就挖上一些。她想再坚持一会儿。就这一会儿，她的肚子就发生了变故，先是紧一阵慢一阵地疼，裆里也有了感觉。她生养过两个孩子，凭经验她知道这是要生了，可离自己掐算的日子还有十天半月的，咋就要生了呢？她扔了手里的锄头，把地上的野菜抓起来，放到筐里，她要回家去，然后打发刘草去大队炼钢炉前喊丈夫，准备生产了。

她忍着阵痛，从田地里走到公路上，顺着公路走，还有二里地就能走回村子了，不争气的肚子就在这时爆发了。疼痛让王桂香无力走路了，刚开始她蹲在地上，后来她坐着，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躺在那儿了。她离开田地时，有好心的姐妹要送她回家，被她拒绝了。凭她的经验，从肚子疼到生孩子时间还早着呢，最快也得两个时辰，要是慢一些，一宿也不一定生出来。没想到这次和前两次不一样，不给人个喘气的工夫，说来就来了。虚弱和疼痛让王桂香大汗淋漓，她冲着天喃喃地说：老天爷啊，你就让我把孩子生在这公路上吗？她的声音很微弱，她想喊救命，可没有一点气力。

王桂香的命运就是这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一辆挂着部

队牌照的绿色吉普车，卷着烟尘急速驶来。车里坐着野战军一二八团的团长田辽沈，还有他的妻子——师医院的护士杨佩佩。田辽沈的老家离这还有一百多公里，他是带着妻子回家奔丧的，生养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回老家处理母亲的丧事，办完事回来正路过这里。结果他们就发现了躺在路上就要生产的王桂香。司机离挺远就发现了半躺在公路上的王桂香，他减慢了车速，并向后座上的田辽沈报告：团长，路上躺着个人。

田辽沈和杨佩佩都从后座上探出身子向前张望。车近了，杨佩佩一眼就看出躺在地上的王桂香是即将临盆的女人，职业的敏感让她喊了一声：停车——

车就停了，先是杨佩佩下了车，田团长和司机也下了车，他们一起向王桂香走去。

王桂香这时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了，她半睁着迷离的眼睛，看见有几个人向她走过来。半晌，她才看清那是几张解放军的脸，有男有女，她伸了伸手，微弱地说：解放军，救救我……接下来，她就晕过去了。

杨佩佩只简单地给王桂香做了一下检查，她就知道这个孕妇很危险，不仅仅因为她躺在路上，重要的是她的身体很虚弱，弄不好大人孩子都有生命危险。她抬起头，看了丈夫一眼道：太危险了，要是不抢救，这女人怕是要死了，孩子也保不住。

田团长考虑都没考虑，一挥手道：还愣着干啥？把她抬上车，送师医院去。

三个齐心协力地把王桂香抬到车上，杨佩佩坐在后排，王桂香半躺在后排座上，她的头靠在杨佩佩的怀里。田团长冲四下里喊：有人吗？

没有人回答，四周静悄悄的。

杨佩佩说：别喊了，再等人就没救了。

田团长上了车，一摔车门，冲司机道：快，要快。

吉普车带着一团烟尘向前冲去，从这里到师医院还有七十公里。太阳就要落山了，西边的云彩被太阳晕染得红彤彤的。

一对双胞胎

田团长和杨佩佩十万火急地把孕妇王桂香送到了师医院。杨佩佩就是医院外科的护士长，师医院的建制不同于地方医院，一切都为战争考虑，重外科，轻内科。师医院自然没有妇产科，一般军属生孩子都是由外科医生、护士接生，但条件和经验并不比地方医院差。

王桂香被七手八脚抬进病房时，羊水已经破了，孩子也已经露了头，王桂香一声又一声低唤着。杨佩佩一边组织接生，一边忙着为王桂香输液，她知道凭王桂香现在的体力，想把孩子顺利地生下来，有一定的危险，也有一定的难度。王桂香的身体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杨佩佩又让人冲了一碗红糖水，她亲自一勺一勺地喂给王桂香。王桂香已经喝不下去了，生产的疼痛折磨得她要死要活。杨佩佩就说：大妹子，你挺一挺，喝点糖水你就有劲儿了。

王桂香就咬着牙喝，那样子跟喝毒药差不多。

孩子终于生出来了，是个男孩儿，正当医生、护士准备处理后续内容时，发现还有一个胎儿在王桂香的体内跃跃欲

试。喝了红糖水，又输了液的王桂香，体力得到了恢复，她从昏迷中又一次苏醒了过来。刚才她已经隐隐地听到孩子的哭泣声了，以为生产该结束了，却见医生、护士仍忙个不停，她似呻似唤地说：怎么还没完哪？

杨佩佩一边为她擦汗，一边道：别急，就完了。

十几分钟后，第二个孩子终于出生了。连续两次的分娩让王桂香耗尽了最后的体力，她又昏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她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身边的孩子，床上除了她，空空荡荡的，不见孩子的身影。这时，两个护士相继抱着孩子走了进来。

一个护士说：你可醒了，这个是老大，四斤二两。

另一个护士道：这是老二，四斤一两，都是男孩儿。

王桂香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从她倒在路边，到上车，一路上的疼痛，一路上的颠簸，最后来到医院，断断续续的意识告诉她，此刻她躺在部队的医院里。她的精神放松下来，可眼前面对两个护士抱着的两个孩子，她又糊涂了。她盯着护士，看看这个，望望那个，又看了眼两个孩子，喃喃道：怎么是两个？

其中一个护士笑吟吟道：恭喜你了大姐，是双胞胎。

王桂香确信自己真的是生了双胞胎，她此时一点惊喜也没有，只怔怔地望着眼前的两个孩子，他们已经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护士说：昨天晚上，是我们护士长亲自买的奶粉，这两个小家伙可能吃了，一人吃了一瓶。

王桂香此时的意识已经不在孩子身上了，她的思绪回到了离这七十公里外的王家屯——那两个饥肠辘辘的孩子，还有自己的丈夫刘二嘎。他们发现自己没了，会怎样寻找和等

待啊。一家人现在这个样子，生活已经很艰难了，一下子又多了两个孩子，她下意识地伸出手摸了摸空空的乳房，它们似乎已经被前两个孩子吃干了，此时那里面什么也没有。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自从怀孕到现在，她没吃过啥油水，怀孩子时身体还有些重量，此时却如同一张纸那么轻，一阵风就能把自己给吹起来。一滴奶水也没有，却要喂养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想到这儿，泪水就汹涌地流了出来。

正在这时，杨佩佩走了进来，她穿着军装，外面又穿着白大褂，显得文雅又素净。她见王桂香流泪的样子，就说：大妹子，你怎么了？

王桂香哭泣得更厉害了，她双手掩面哽咽道：大姐，你还不如不救我了，我要是死了，日子也许能好过一些。

杨佩佩没想到王桂香竟然这么说话，原以为自己的行为会换来王桂香的千恩万谢，母子平安，且又是对双胞胎。如果不是她及时把王桂香送到师医院，凭农村和孕妇的自身条件，他们母子的结果还真不好说。

杨佩佩怔怔地望着王桂香，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王桂香把手从脸上拿下来，仍哽着声音道：大姐，我知道是你救了我，别说两个孩子，就是一个我能不能养活都不知道。

杨佩佩明白了，王桂香这是遇到了难处，现在全国的形势杨佩佩是了解的，别说农村，就是他们部队每天的伙食也已经开始定量了。

王桂香把家里的情况又向杨佩佩说了，杨佩佩就低着头望着那两个正在熟睡的婴儿，她一时也没了主张。王桂香的哭诉，让她的眼圈也红了，都是女人，她看不得女人哭。

做了一件好事，却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杨佩佩也一时不

知如何是好。她回到护士长办公室，坐在那里发呆，也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

护士小王推门进来，满面笑容地推推杨佩佩的肩，笑吟吟道：护士长，是好事啊！

杨佩佩抬起脸，不解地望着小王护士道：产妇都愁成那个样子了，你还笑？

小王又道：护士长，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她养不起，干脆你抱养过来得了，反正你又是她的救命恩人。

杨佩佩一下子又怔住了，她和田团长结婚十几年了，一直没个孩子，当然责任不在她。田辽沈在淮海战役中，下身受了一次伤。她就是那时认识田辽沈的，那会儿她刚参军不久，在野战医院里当护士，当时的田辽沈已经是连长了。海南岛解放后，他们就结婚了，却一直没有个孩子。直到几年前，他们双双去医院检查身体，才知道问题出在田辽沈身上，是那次淮海战役受伤留下的后遗症。得知这样的结果，他们想生养孩子的梦想才算破灭。一年年过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到战友们孩子中大一些的上学的上学，参军的参军，就是那些比他们年轻的人，孩子也都是满院子跑了，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生为女人，天生的母性让她更是留意孩子，看着那些孩子就发起呆来。田辽沈自然知道她的心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拥着她说：要不，你跟我离婚算了，再嫁个人，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她就用拳头去打他，手上挥舞着，眼里就流出泪了。最后，田辽沈就叹息一声道：要不咱们就去抱养一个吧？

两人都有这个心思，一个是团长，一个是护士长，都是有身份的人，又不能敲锣打鼓满世界张罗抱养孩子的事，只

能暗中打探，托战友帮忙，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一晃几年过去了，却一直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小王的话击中了杨佩佩心中最软的地方，她怔怔地望着小王道：这事人家能愿意吗？

小王道：你没问人家，你怎么知道？

杨佩佩为难地说：这事怎么好张嘴啊？

王护士道：护士长只要你同意，这件事我来说。

王护士不等杨佩佩点头，就风风火火地走了出去。

病房里的王桂香一连吃了两碗面条，还有三个荷包蛋，她已经许久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力气似乎正一点点地又回到了身上。她望着静静熟睡的两个孩子，又开始愁苦起来。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回到家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正这时，小王护士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坐在王桂香的床旁，拉过她的一只手。

小王道：这里好不好啊？

王桂香道：这是解放军的医院，还用说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小王又说：我们的护士长好不好？就是送你来医院的杨大姐。

王桂香眼圈红了：她是我们家的恩人，这辈子我忘了谁，也不敢忘了杨大姐。小王又看一眼小床上仍在睡着的婴儿道：要是杨大姐收养你一个孩子，你愿意吗？王桂香张大了嘴巴，吃惊道：你说啥？杨大姐她能收养我的孩子？

小王点点头。

王桂香的泪又下来了，她语无伦次道：恩人呢！老天爷你算是开眼了，孩子跟我回去可受罪了，能不能养我还不知道

呢。说着她就要下床，似乎要跪在地上冲老天磕头，被小王劝住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

两个孩子，真的要送走一个给人时，王桂香犯难了。孩子就躺在她的眼前，他们在睡梦中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王桂香看一眼老大，老大稍微胖一些；又看一眼老二，老二要瘦一些，似乎也黑一些。是给老大还是老二，母亲犹豫不定。她不怀疑杨护士长是个好人，不会亏待她的孩子，这里的条件和她家相比要好上千倍万倍，她没有理由不相信孩子留在这里会享福。理是这么个理，可真让她放弃一个孩子，她又舍不得。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她连一滴奶水都没有，家里又有什么呢？野菜能救活大人，但能救活孩子吗？就是她抱回去一个孩子，她也不敢保证，这个孩子一定能够活下来。她的目光又停在孩子的身上，她是母亲，十月怀胎，孩子在她的身体里一点点长大。孩子没出生时就是娘肚子里的一块肉，那时还谈不上感情和依恋什么的，只有胎动的时候，她才感受到孩子是有生命的。孩子出生了，活脱脱的两个生命摆在她的眼前，母亲的心不能不为之牵动。究竟送哪个、留哪个，王桂香愁死了。

虽然她明白，留下的就意味着生，是去享福了，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生活在城市里，成为一个体面的城市人；而她抱走的孩子，也许没等养大就会病死饿死。农村的孩子

命贱，村里每年都要夭折几个孩子，用破席裹了扔到荒郊野外。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没有长大成人的孩子，死后是不能入祖宗的坟地的，扔在野外被狼啊狗的疯扯了，也算是一种安葬，意味着早日托生到另外的人家。王桂香此时已隐隐地看到了自己孩子的将来。

最后她抱起老大，想想又放下了；抱起老二，停了一会儿也放下了。老大比老二要重上些，大些的孩子，硬实，意味着好养活。终于她的手伸向了老大，她把老大抱起来，目光仍停在老二身上。孩子睡着，小嘴一动一动的，似乎在寻找吃的，她在心里哭泣着说：老二啊，你看妈一眼吧，你就要成为别人家的孩子了，这辈子怕再也见不上你亲妈一面了。

孩子仍睡着，样子安静无忧。她的眼泪就流下来了，王桂香冲身旁的小王说：我现在没钱，等我有了钱一定把钱给你们送来。

小王说：大姐，你就别担心了，杨大姐把住院费给你交了。今天，她会亲自送你回去。

走到门口，王桂香又停下来，抹一把眼泪，最后看了眼躺在小床上的老二，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也许是关门的声音把屋里的老二惊醒了，老二大哭起来。哭声让王桂香迈不动步了，她停下来，倾听着老二的哭声，心里说：这是老二找妈呢。

小王说：孩子可能是饿了，快走吧，杨大姐和车都在外面等着呢。

此时的王桂香只能硬下心肠往前走了，她的眼泪一直在流，最后她是怎么上车的，杨护士长说了什么，小王又说了什么，她一句也没有听清楚，耳畔就是铺天盖地的老二的哭声。

直到车开走了，她才一点点冷静下来，车还是昨天接她的那辆车，杨大姐一直坐在她的身旁，所不同的是，田团长没有坐在前面，只有那个小兵在轻车熟路地开着车。

王桂香明白，以后这里就和她没有关系了，只有她的孩子留在这里，会成为她日思夜盼的念想。她有些感伤，也有些无奈。

这时，杨护士长抓住了她的一只手，她的手冰冷，杨护士长的手是滚热的。半晌，杨护士长握着她的手用了些力气，她感受到了这份力量，杨护士长说：大妹子，你放心，从今往后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有我一口干的，就不会给他喝稀的。

她点了点头道：我信。

杨护士长又说：我和老田没孩子，以后我就把这孩子当成亲生的。停了停又补充道：比自己亲生的还亲。

她的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杨护士长的手握着她又用了些力气，小声地说：大妹子，我知道你舍不得，这孩子我先养着，啥时候你想要了，我再给你送回去。

她停止了流泪，认真地把杨护士长看了，从昨天到现在，她还没有时间仔细看一眼杨护士长。眼前的杨护士长在她眼里是那么文静慈爱，还有一些贵人相。她一边注视着杨护士长一边说：大姐，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我不后悔，老二就是你的了。孩子送给你，我放心。他以后就算享福了，不像我们农村人，吃苦受累一辈子。

说到这儿，王桂香的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这一次，为了老二有了幸福的归宿，她有了一缕温暖的感动。

杨护士长也被王桂香的话感动了，她也真诚地说：大妹

子，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往后有什么困难，到部队来找我们。我们家那口子叫田辽沈，辽沈战役那年参加的工作，部队首长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好记。我叫杨佩佩，就在医院工作，一打听都知道。

这回王桂香握杨护士长的手就用了些力气，她说：大姐，啥也别说的，孩子送给你们，我放心。

车驶进村子时，引来了众人的围观，那个年代的车并不多，尤其是部队首长坐的小车，村民们的目光里满是羡慕和惊奇。

昨天，车在路上停留了一下，只有放羊的老于头在山坡上看到了王桂香被部队首长救走的那一幕，王桂香被部队小车拉走的消息，丈夫刘二嘎是晚上回家里听说了。部队把老婆接走了，他一百个放心。他知道，老婆生完孩子就会回来的，他今天专门请了假，在家里等着老婆孩子平安回来。果然，吉普车一直开到他家门前，他扎着手迎出来，和那些没开过眼的村民一样，他的注意力首先被车吸引了，直到王桂香走下车，站在他的面前，他才反应过来，看一眼王桂香怀里的孩子，又看一眼王桂香，木讷地说：挺好吧？

王桂香没说什么，她在看从车上下来的杨佩佩。杨佩佩从车里拿出一些东西，有几袋奶粉，还有奶瓶什么的。

王桂香就说：杨大姐，这东西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吧，回去还能用得着。

她的潜台词是说让杨佩佩把东西拿回去给老二用。杨佩佩说：大妹子，这东西你用得着，你一点奶水都没有，孩子吃啥？

一句话又让王桂香流下了眼泪，她相信自己是遇到了好